

## 數位時代的知識秩序

張昱辰\*

---

書 名：《萬物皆無序：新數字秩序的革命》

*Everything Is Miscellaneous: The Power of the New Digital Disorder*

作 者：戴維·溫伯格 (David Weinberger)

出版日期：2017年

英文原著出版日期：2007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英文原著出版社：New York, NY: Henry Holt and Company.

---

---

投稿日期：107年6月21日；通過日期：107年10月7日。

\* 張昱辰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員，email: zhangyuchen@sass.org.cn。

本文引用格式：

張昱辰 (2019)。〈數位時代的知識秩序〉，《新聞學研究》，138: 225-232。

DOI: 10.30386/MCR.201901\_(138).0006

近幾十年來，關於數位革命對人類社會影響的論著可謂恒河沙數。無論是 Manuel Castells (1996) 對「網路社會之崛起」的判斷，Jos de Mul (2010) 對賽博空間新可能性的洞見，Mark Poster (1990) 對新媒介影響下不同主體構成方式的分析，還是 Scott Lash (2002) 對全球資訊社會的解讀，都早已成為經典。David Weinberger 在《萬物皆無序：新數字秩序的革命》一書中，又是如何另闢蹊徑，如 BBC 全球新聞總裁 Richard Sambrook 所言，「對理解數位革命帶來的影響做出深刻貢獻」的呢？

身兼哈佛大學 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 資深研究員、多倫多大學哲學博士和多家頂尖商業公司顧問身份的 David Weinberger，曾憑 2012 年出版的代表作，獲得過 World Technology Award for Media and Journalism 和 GetAbstract International Book Award 兩項國際圖書獎的《知識的邊界》(英文書名 *Too Big to know: Rethinking Knowledge Now That the Facts Aren't the Facts, Experts Are Everywhere, and the Smartest Person in the Room Is the Room*) 在業界和學界獲得較大知名度。如果《知識的邊界》主要從信息超載的角度探索互聯網時代知識生產和傳播方式的變化，那麼《萬物皆無序》則將視野擴展到了整個人類的信息建構、分類與傳播史，引領我們從「秩序」視角出發理解人類認知世界方式的演化。

## 為訊息排序：從物理空間到互聯網

本書以美國史泰博辦公用品超市 (Staples) 遭遇的商品擺設難題開頭，探討人類組織訊息和知識的方式，在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環境中發生怎樣的變化。從化學元素週期表、字母排序法、林奈生物分類系

統，到 Digg、Delious、Flickr；從西摩尼得斯的「記憶宮殿」（Simonides' Memory Palace）、杜威十進位圖書分類法、《大英百科全書》、「20 個問題遊戲」，到 BBC 數位化檔案、Endeca 企業管理資料庫、維基百科、RFID 技術……，這位哲學專業出身的互聯網研究者，用大量鮮活的案例，在不同學科之間自如穿梭、遊走，生動闡釋了新數位秩序對商業、教育、政治、科學和文化等不同領域的重塑。

Weinberger 用「秩序的三階」（the Three Orders of Order）概念揭示在不同媒介影響下，人類組織知識方式的變化。一階秩序是物理空間中人們處理的事物秩序——如超市中的貨品、書架上的書、相冊集裡的照片等。這些物件只能被收納於一個位置，只能以一種方式進行分類，而未分類且大量存放的東西很難被找到。

二階秩序是事物分類和排序目錄中訊息的秩序，與紙張這樣的「二階媒體」（Weinberger, 2007／李燕鳴譯，2017，頁 62）相伴而生。人們發明瞭卡片目錄和索引等工具，作為一階秩序的代理，指向物件的物理位置。訊息和事物由此分開，事物可以在目錄和索引中被放在不同位置。比如我們可在索引中同時按主題、作者、年代和書名將同一本書歸類，也可通過卡拉 OK 的歌名目錄和歌手目錄找到同一首歌。幾個世紀以來，人類已經習慣於在二階秩序規定的方式來理解世界。人們設計出無數方式將實體物品與訊息整理得整潔、有序。「博物館、數學教程、報紙、旅遊業和電視節目表的前提，都是在二階世界中，我們需要專家來逐個檢查訊息、思想和知識，然後將其整整齊齊地放好」（Weinberger, 2007／李燕鳴譯，2017，頁 31-32）。

然而，人們維護秩序的樸素方式，由於數位時代的到來而分崩離析。由海量數位化訊息構成的三階秩序，直接繞過二階秩序中的人工分類和排序，以數位而非原子的形態呈現和安置訊息，完全脫離了紙質秩

序的限制：「與其每樣東西都有其位置，不如讓它們同時出現在多個地方」（Weinberger, 2007／李燕鳴譯，2017，頁 21）。理論上事物可以被安置在無限種位置中。在這樣的情形下，想用傳統意義上「正確的方式」來讓事物遵守秩序，井井有條，也就變得越來越艱難了。

## 從樹狀圖到樹葉堆

Weinberger 認為，一階秩序和二階秩序中，人們通過統合和分割等方式將世界作為複雜系統予以分類認知的方法可以追溯到亞裡斯多德的「知識樹狀圖」：為每樣事物提供一個位置；每樣事物只有一個位置；任何分類都不應太大或太小；每個分類的定義都應該顯而易見（Weinberger, 2007／李燕鳴譯，2017，頁 97-98）。雖然幾千年後，人們早已認識到現實是分面的，知識組織的方式有無數種可能，但由於受到紙張等用以保存和傳遞資訊之媒介的限制，「知識樹狀圖」依然被沿用：「當你通過排列紙片來組織知識時，你的樹狀圖中一片樹葉只有一個位置；當你在書頁上描繪出知識的形態時，你會畫出整齊的界限，沒有模稜兩可的容身之所；當你以書的形式出版知識時，你將所有思想放進一個樹狀圖中：卷、冊、章、節、段落和句子中」（Weinberger, 2007／李燕鳴，2017 譯，頁 113）。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基于互聯網的三階秩序構建出與樹狀圖截然不同的知識樹葉堆：在看似雜亂無序中，樹葉和樹葉之間以亞里斯多德無法想像的方式，通過超鏈接形成了紛繁複雜的關聯，樹葉堆可根據具體情形即時轉化成無數種形態。樹葉堆得越多、越亂，越能提供新的可能性和價值。人們不再需要為歸類與查找費盡心思，他們可將訊息安放在想安放的地方，並輕鬆地在巨大的訊息庫中找到需要的東西。

二階秩序到三階秩序的轉變，關乎人類知識生產以及權力實施方式的變革。Weinberger 指出，二階秩序中，專業機構與專家負責過濾和組織知識，無論是陳列博物館物品、編撰目錄還是編輯報紙版面，權力都掌握在少數專家手裡。但專家對知識的組織多少會受到自身習慣、偏好或者需求的影響，他們背後的社會機構更通過為知識作擔保或為專家頒發證書成為知識架構中的主導者乃至壟斷者。而三階秩序中知識秩序不再定型，也不再受控於少數組織者。人們可以依賴於「社會專長，而不是燈光通明房間裡的男士們」（Weinberger, 2007／李燕鳴譯，2017，頁 180），創造適合自己的思維方式的分類。用戶可以選擇收藏或者關閉訊息，也可以自創推薦清單，推薦程式也可根據用戶瀏覽習慣來推薦資訊。在三階秩序中，知識越來越多地通過社群合作的方式被生產，Weinberger 稱其為「社群認知」，即通過對話來暴露弱點，引進新觀點來讓觀念變得可及。「2500 年來，我們被告知認知是我們物種的命運與召喚。現在我們親眼看到，知識並不存在於我們頭腦裡，知識存在於我們之間；它從公開和社會的思想中浮現，並且存在於此。因為社會認知，就像創造了它的全球對話一樣，是永無終點的（Weinberger, 2007／李燕鳴譯，2017，頁 199-200）。」從這點看，我們熟知的新媒體賦權、自媒體打破大眾媒體壟斷等論斷，恰恰發生於二階秩序向三階秩序轉變這一大背景之中。

在 Weinberger 看來，三階秩序強大的關鍵，在於其捕捉和傳達隱性知識的能力。人類知識除了可以以書面文字、圖表和數學公式明確化的顯性知識（Explicit Knowledge）外，還有生存必需但難以言述的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 Polanyi, 1966, pp. 1-23）。二階秩序傾向於通過分類、排序將所有的知識都明確化，但事物之間曲折、糾纏和環環相扣的關係是無法完全明示的，其結果必然是某種程度的簡化乃至誤讀。相

較之下，三階秩序為隱性知識留下了空間：「通過一個個鏈接、一個個標籤，我們正在建立這種互相連接的混雜無序；而其價值就在於將其轉化為意義架構的隱式關係」（Weinberger, 2007／李燕鳴譯，2017，頁 233）。三階秩序將被之前剝離的開放情境再添加回來，構築起有價值的「意義的數位之網」，其中人們常能尋到二階秩序中被忽視的關聯與意義。混亂而非表面上的有序成為新數位時代的美德。

## 新數位秩序的力量與隱憂

關於互聯網對人類社會影響的主流論述，多聚焦於媒介渠道的拓展，傳播內容的多元化，訊息傳播方式的網絡化對既有結構化權力的衝擊，等等。Weinberger 跳出了這一窠臼，他認為互聯網不僅讓訊息可以更自由地流通，也不僅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賦予每個個體發聲的權力，更重要的是通過建構新的知識秩序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理解世界的方式。今天我們深刻體驗著新媒介的衝擊對人類生產和獲取知識手段和方法的顛覆與再造。知識的變革之旅已經開始並依然在繼續。在這個 UGC（用戶生產內容）甚至 MGC（機器人生產內容）日益普遍的新世界中，人們更關注溝通中的興趣與激情，在意關係的複雜性和意義，推崇知識的貢獻與分享。因此，本書關於知識秩序的視角和思路具有前瞻性和獨特性，足以讓其在大量新媒體理論著述中脫穎而出。

當然，該書的局限性也很明顯。Weinberger 總體上對互聯網代表的新知識秩序做出了理想化的解讀，他在書中不斷提醒我們注意無序中的有序，強調三階秩序對人類社會的解放意義，歡呼權威的消解帶來的知識生產的開放化和民主化。然而這僅僅是硬幣的一面。首先，互聯網中的無序未必都能成為理想的三階秩序，同樣並非所有的訊息都能成為互

相關聯的有效訊息，在混雜無序甚至「魚龍混雜」中，訊息的真實性以及可靠性越來越難以把控，更不要提它們之間建立有意義的關聯了。其次，互聯網的新知識秩序並非發生在權力真空之中。用戶在社交網絡中自發性的內容生產和對三階秩序的利用離不開為其提供技術支持的商業公司（目的是盈利），背後最大的獲益者常常是技術精英與商業資本。由當下經驗觀之，一方面，既有的權力結構非但未必盡然被三階秩序消解，反而可能更加頑固。比如技術過高的准入門檻讓一些弱勢群體離三階秩序越來越遠，從而進一步被邊緣化。另一方面，新的權力結構也可能和三階秩序一起產生。比如得益於三階秩序而迅速成長的互聯網巨頭，使得市場的壟斷局面進一步加劇，畢竟能夠真正有效利用三階秩序的更多是大公司。這些公司對隱性知識的利用不僅增加了個人隱私被侵蝕的危險，更讓多數人的生活蹤跡持續暴露在少數技術巨頭的監控之下。

在海峽兩岸，這樣的負面案例不勝枚舉。2016 年魏則西之死暴露百度訊息競價排名醜聞，用極端方式揭示資本邏輯下互聯網發展恰恰可能加劇訊息的壟斷。臉書、微信等讓用戶在一個地方進行多類型傳播、賦予用戶更多知識創造可能性的「元媒介」（Jensen, 2013）也不能倖免。2017 年大陸爆出驚人消息，稱某知名品牌智能手機可利用微信獲得用戶的歷史聊天記錄與個人數據。2018 年初，「劍橋分析」事件暴露臉書用戶數據惡性洩漏醜聞，在亞洲臉書滲透率最高的臺灣引發民眾對壟斷公司掌控公眾個人隱私，以及通過對生活的全方面監控，實施「數字殖民」的恐懼。諸如此類醜聞一次次提醒我們，三階秩序中的「社群認知」不過是理想化的狀態，移動網絡與社群媒體時代的知識生產，依舊面臨著被政治和資本權力侵蝕的風險。這恰恰因應了有學者的觀點，即關於網絡解放的修辭在面對當前權力真正運作時候會遭遇挫敗

(Galloway & Thacker, 2007, p. 25)。如此看來，我們不妨適應三階秩序的潮流，與其把此書當成標準或權威，倒不如將它作為開啟互聯網研究新知識和新理論建構空間的出發點。在今天這個社交網絡與移動傳播全方面影響人們生活的時代，反思數位秩序還會帶來哪些新的風險，追問三階秩序之外其他秩序存在的可能性，或許對深化我們關於數位革命的理解會更有助益。

## 參考文獻

- 李燕鳴譯 (2017)。《萬物皆無序：新數字秩序的革命》。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原書 Weinberger, D. [2007]. *Everything is miscellaneous: the power of the new digital disorder*. New York, NY: Henry Holt and Company.)
- 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UK: Blackwell.
- Galloway, A. R. & Thacker, E. (2007). *The exploit: A theory of networks* (1<sup>st</sup> Edition).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Jensen, K. B. (2013, October). How to do things with data: Meta-data, meta-media, and meta-communication. *First Monday*, 18(10). Retrieved from <http://firstmonday.org/ojs/index.php/fm/article/view/4870/3751>
- Lash, S. (2002). *Critique of information*. London, UK: Sage Publications.
- Mul, J. D. (2010). *Cyberspace Odyssey: Towards a virtual ontology and anthropology*. Newcastl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 Poster, M. (1990).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social contexts*. Chicago, CHI: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olanyi, M. (1966). *The tacit dimension*. New York, NY: Doubleday.